

漢學彙編  
宣統大事鑑

廣文書局印行



宣統大事鑑

余於官京師時手編光緒朝大事爲彙鑑十二卷辛亥歸桂林政體遽變因思宣統御宇雖僅三年而新陳遞嬗關係尤鉅甲寅匿居全縣柏樹塹開墾荒地空山寂然長夏無事仍用彙鑑書法總輯宣統間大事爲宣統大事鑑一卷雖鄉僻無書紀載太略然信而有徵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亦汲塚鄭井之遺也甲寅八月桂林趙炳麟識於柏樹塹

宣統大事鑑卷一

全州趙炳麟柏巖著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月 孝欽顯皇后立醇親王載灃子爲

皇子越日 德宗景皇帝遽崩 孝欽以皇子繼皇帝位

自爲太皇太后訓政以載灃爲攝政王又越日太皇太后

崩

諭云朕自沖齡踐阼寅紹丕基荷蒙皇太后憐育仁慈勤教誨垂簾聽政宵旰憂勞嗣奉懿旨命朕親裁大政欽承列聖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本三

十四年中仰稟慈訓日理萬幾勤求上理念時勢之艱難折衷中外治法輯和民教廣設學堂整頓軍政振興工商修訂法律預備立憲期與薄海臣庶共享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災凡疆臣請賑請蠲無不恩施立沛本年順直東三省湖南湖北廣東福建等省先後被災每念我民滿目瘡痍難安寢饋朕躬氣血素弱自去歲秋間不豫醫治至今而胸滿胃逆腰痛腿軟氣擁咳喘諸症環生迭起日以增劇陰陽俱虧以致爛留豈非天乎願念神器至重亟宜傳付得人茲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攝政王載灃子溥儀入承大統在嗣皇帝仁孝聰明必能仰慰慈懷欽承付託憂勤惕厲永固邦基爾京外文武臣工其稱白乃心破除積習恪遵前次

諭旨各按逐年籌備事宜切實辦理庶幾九年以後頒布立憲克終朕未竟之志在天之靈藉稍慰焉哀服仍依舊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又諭云欽承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儲貳曾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降旨皇帝生有皇子應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今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亦未有儲貳不得已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德宗夙負大志自戊戌新政之蹶幽閉瀛臺抑鬱無所發舒病瘵逾數年當是時慶親王奕劻長軍機專政貪袁世凱之賄引入軍機以爲己助張之洞那桐亦同在政府世凱機警富權術而以戊戌政變與德宗若仇敵會陝甘總督升允疏劾奕劻袁世凱假立憲爲名劫制政權凌逼主上是以上皇目覩心傷憂鬱愈甚敢怒不敢言若不去

奕劻袁世凱皇上之病必不起固大清之憂抑中國之憂等語 德宗欲下其奏 孝欽曰狂言也寢之 德宗病

更甚痿痺不能行坐言官中有請擇 宣宗之後長者賢

者入侍左右以固根本 孝欽乃召醇親王載灃子入宮

立爲皇子年方三歲 孝欽忽病痢劇世凱及太監李連

英等惻惻懼 孝欽先 德宗逝禍且不測未幾 德宗

遽崩 孝欽懿旨以皇子繼位太皇太后訓政醇親王載

灃攝政未幾太皇太后亦崩

或謂孝欽病急時太監稱孝欽旨告德宗曰皇上病甚心當明白皇上衣上之鈕鈕

皆金製也及德宗崩衣上少一鈕斧聲燭影天下疑之

## 十一月罷袁世凱

德宗之崩也內外嘖嘖度支部尙書載澤素親德宗密謂攝政王載澧曰昔晉趙盾不能討弑君之賊史書趙盾弑其君今大行皇帝之事天下稱冤皇上年幼爾攝政其母自貽伊戚載澧大感動會給事中陳田御史趙炳麟上書劾世凱遂以足疾罷歸

攝政王召見御史江春霖於養心殿

春霖在臺彈劾不避權貴時有朝陽鳴鳳之目嘗於是年九月九日劾慶親王奕劻袁世凱朋比爲奸殃民禍國德宗見疏痛哭流涕而以孝欽故留中不敢發至是春霖復言世凱雖去奕劻尙留打草驚蛇縱虎還山爲禍更

急攝政王召見嘉納之

攝政王召見御史趙炳麟於養心殿

炳麟以世凱雖罷而朝廷布置太疏必有後患上書陳孤危情形攝政王召見謂曰爾言關係極重究應如何布置炳麟對曰世凱罷官而罪名不著天下疑攝政王排漢奸人構之使民解體爲患滋大當宣布 德宗手詔明正世凱之罪黜逐奕劻以靖內奸任張之洞獨相以重漢人之權起岑春煊典禁衛軍鞏固根本召康有爲安維峻鄭孝胥張謇湯壽潛趙啟霖授皇帝讀並爲攝政王顧問以收海內物望實行立憲大赦黨人示天下以爲公攝政王首

肯者再旋召見張之洞商榷之洞與岑春煊康有爲皆不  
合力保奕劻持重宜加信用非彼不能鎮安皇室炳麟所  
奏多紛更不可用議遂寢當是時之洞督辦川粵漢鐵路  
廣西人覃兆鵬爲川粵漢路文案居之洞家之洞遣兆鵬  
警告炳麟曰張中堂以我與君同鄉特囑傳語今日君所  
面奏中堂極不謂然已於召對時逐條面駁人生難得清  
名毋爲人誤云云自是以後攝政王不召見小臣矣

宣統元年己酉五月攝政王以貝勒載濤典禁衛軍兼管軍諮  
府貝勒毓朗襄辦禁衛軍事

初御史趙炳麟請置禁衛軍選北軍南軍之精銳入拱宿



衛以岑春煊爲督辦馮國璋陸榮廷爲會辦用新式訓練預備不虞交陸軍部議至是行之攝政王以其親弟載濤督之濤任良弼襄戎事弼留學日本嘗勸各學生排滿之舉多不親任漢人度支部尙書鎮國公載澤陸軍部尙書鐵良民政部尙書肅親王善耆及王公貝勒皆以良弼言爲不易至理自是滿漢之見愈深矣

攝政王以貝勒載洵爲海軍部尙書兼管崇陵工程事

初醇親王奕譞生四子長 德宗次載灃次載洵次載濤奕譞之福晉與 孝欽爲同胞姊妹故 穆宗崩 孝欽詔立 德宗雖有 孝哲毅皇后以死爭言官吳可讀以

死諫皆不納迄 德宗崩載澧攝政業已任用載濤而載洵不能無位置因以海軍部尙書崇陵工程界之自是行政大臣半王子王孫矣

御史江春霖胡思敬劾載洵載濤留中不報

攝政王初政振紀綱勤召見天下喁喁望治自元年以來任用親貴猜忌漢人天下失望載洵尤嗜貨海軍部及崇陵工程多以賄行春霖思敬先後劾之語甚沉痛謂天下解體則國且不保家於何在攝政王終不報

袁世凱卜居於彰德

世凱築別墅於彰德居之彰德北近京畿南通武漢四達

之地世凱雖家居而奕劻在政府政無大小畢報北洋竇  
吏布滿京外惟世凱意旨是瞻攝政王毫無布置惟知任  
用親貴孫文黃興等創同盟會主張革命黨羽遍京外識  
者已知事不可爲矣

七月頤和園八品苑副永麟以書諫死之

永麟以攝政王用人行政失當宗社必亡上書諫諍不食  
數日死冀效史魚之節御史崇興趙炳麟掌京畿道事代

奏其言并請恤之

臣永麟頓首謹陳 監國攝政賢王殿下竊自庚子以後  
時中孔艱又不幸 兩宮升遐萬幾愈形棘手當此之際

正臣子臥薪嘗膽之秋自應激發天良力固邦本徐圖挽回大局今以國家新政鉅款  
難籌政府無點金之方司農有仰屋之歎會議加捐加稅取給民間本不得已之苦衷

舍此別無良策然以臣愚見大創之後元氣已傷繼以水旱偏災米珠薪桂小民之生計已屬萬難若再加以煩重之國課吏胥藉端生事騷擾苛求浮冒徵收或相千百設使一朝激變外人必藉口以藉教索使銷陽以重兵駐守陰行其反客爲王之謀我兵勦撫亂民自是摧枯振落臣恐亂民漸清之日即外人實行領土之時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不能已於言者一也自開源亦須節流每見各省創設學堂以及營盤衙署動輒數萬或數百萬數千萬其餘巧立名目專用浩繁更有封疆大吏部院重臣居然舞弊營私侵吞浮冒賄賂公行司空見慣即或偶然發覺其黨緣請託彌縫最工察無實據者有之情尙可原者有之案情實係重大僅擬革職處分聊以塞責該員竟坐擁厚賞逍遙法外寡廉鮮恥相與效尤因而官場之僭越驕奢奢焚橫暴肆無忌憚者惟日不足民間之困苦流離泣涕哀號委曲溝壑者亦日見其多國計之艱難庫欸之奇絀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者再因循數年則大局何堪設想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不能已於言者二也中國地大物博出產最富森林礦產漁業以及路政商務認前講求實爲富強之本吾皆不其注意外人反視爲奇貨可居百計營謀或運動權要或勾串劣紳要求合辦迨至同既立我細彼盈始覺被欺欺太其設法譏磨成約交涉實非容易即幸而挽回在彼辦則爲金穴在我辦如獲石田惟原其故實彼一弊字書之也果能力除積弊實用人才遣臣履員僑民留學生中儘有眷念祖國才堪大用者是宜實心採訪其人虛心嘉納其言然後推誠相待用盡其長開無盡不竭之利源則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何必定在捐民一說設想也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不能已於言者三

也至於文學以造就賢才爲本不尙浮華武備以固結軍心爲本非徒形式籍可出入爲輕於背本者開方便之門後來之流弊滋多金作贖刑爲富而不仁者立爲非之券此日之寒酸可憫融合滿漢母事空談澄叙官方先誅貪媚官員之廉俸必使足仰事俯畜之資生民之日需必使有貴賤等差之制條理就緒威德兼施古云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內潰外削尙可圖存內潰則成瓦解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不能已於言者四也凡此數端係愚臣一得之見實非無病之呻吟伏乞我賢王察之臣籍隸內府世受國恩目覩時艱竟成心癡時切杞人之憂故作冒死之諫又因識字無多措辭失當越驕言事國有常刑臣稟賦孱弱不堪獄吏虐辱拜摺之後懼罪捐生望我賢王憐而恕之再臣繕此摺原欲求本管堂官代行呈遞誠恐

賢王震怒累及率行代遞之人故而未敢繼思擱輿呈遞又以護從如雲瞻拜匪易大聲疾呼必遭斥辱因思報館天職公益必登遂拜封郵寄宛轉以達鈞聽如臣言可取採擇施行臣死且不朽臣痛哭流涕頓首謹陳

# 八月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洞卒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爲軍機大臣

之洞夙負清望見朝政不綱救之無策內而奕劻載洵等  
各務貪黷紛植己黨外而民怨刺骨革命日急之洞憂鬱

咯血賦絕命詩而卒

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警杜鵬辛苦李虞文  
陸蒙追隨寒日到虞洲誠感人心心乃歸君民末世自

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  
灑涕香山諷諭詩

世昌夙爲袁世凱幕府練兵北洋倚爲策

士以世凱薦歷官至東三省總督至是奕劻引入軍機參  
預樞密助已驅逐朝士援用世凱

二年庚戌正月攝政王奪御史江春霖言職

春霖曾九疏劾奕劻復劾洵濤親貴側目至是又劾奕劻  
老奸竊位禍國病民攝政王以所奏不實奪春霖御史職  
回翰林院衙門行走給事中陳田御史趙炳麟約都察院

全臺聯名留之不允春霖尋以養親告歸京滬士大夫開會送者數萬人多太息痛哭自是民愈解體

陝甘總督升允疏請展緩立憲攝政王硃批斥之

初 孝欽 德宗懿旨以九年爲期預備實行立憲出使德國考查憲政大臣于式枚疏諍曰各國多因暴君虐政慘無人道故不憚流血以爭數條憲法若中國自堯舜以來名雖帝制政實共和苟非亡國之君誰不以保民爲本至我朝而法良意美萬民樂業上下相安已數百載今悉破壞舊制日言立憲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民智易開則愚之無術他日噬臍曷及等語不報至是升允以

預備立憲之詔下不分先後緩急一切皆尅期以督之疆臣無所措手足萬事叢脞惟聚外洋留學生列表以答政府名曰預備其實一事不能預備以政太叢雜人才錢財皆辦不到也請取銷 兩宮懿旨分別緩急先後以求實政而保國基如此方爲幹蠱補過云云攝政王以升允違反潮流且詆抗懿旨仿雍正朝硃批於奏疏上斥責之

御史胡思敬疏論速貧速亂速亡不報

思敬以新政叢脞聚有用之財用之無用之地取盡鎔銖用如泥沙必速人民之貧民既貧矣無恒產者無恒心老弱轉於溝壑少壯流爲盜賊必速天下之亂天下既亂不



可收拾不亡何待疏上留中後思敬見國事不可爲乃爲  
十別詩見志告身歸江西築別墅於南昌之東湖居之

攝政王奪陝甘總督升允職

升允自奉殊批斥責後以攝政王不辨賢奸因上疏乞病  
假疏言臣患外感既重內憂復熾以致有目不能識黑白  
有耳不能分雅鄭有鼻不能辨臭薶攝政王惡其語皆刺  
已下詔免職升允慟宗社將覆入華山爲道士其妻苦挽  
之乃止開酒店於西安之院前街曰鼎華樓夫婦持籌估  
酒澹如也

御史趙炳麟劾慶親王奕劻十二罪不報

疏曰爲親貴大臣貪庸亡道負國背君罪大惡極天怒人怨